

公车改革有望改变特权惯性

王玉宝

今日论语

日前,中央和各级国家机关公车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取消副部长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用车社会化,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下500元。方案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先行示范,年底前完成改革。

一个呼唤已久的改革,终于看到了上路的曙光,有了全国一盘棋的部署和“顶层设计”,无疑是改革全面深化的一大“利好”。车改最大意义,在于改变特权惯性。因为它会告诉事实告诉人民,也告诉人民的公仆,不是说领导干部,就什么事儿都

公家包办;不但公务有公车,上下班有公车,旅行也有公车,甚至惠及亲朋好友。因此,若改革能很好地推进,将极大改变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感性印象,改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象。当然,更为实际的意义,是直接省下一笔庞大的公车开销。

车改是好事,但好事能否做好,则有待攻坚克难。我们知道,公车改革,从最初的民间呼唤,到点点滴滴的实践尝试,至今已近20载。这么长的时间,终于显出动真格的雏形,可见改革之难。为什么难?根本就在于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改革举措的推行者,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通俗说是“革自己的命”。既要让公务人员选择更加平民化的交通方式,又要将车改限制在不影响正常公务

的范围;既要使车改不变成发钱的福利,还要取得公众和社会的理解,实现这各方利益、诉求和期待者之间的平衡,并非易事。

因此,期待车改有一个好“果子”,坚定推进、严格执行、方案细化,都是重点。比如,中央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很多原则性要求,要求各省尽快启动改革,国企和事业单位适时推出,但如何做到尽快,何时算适时,需要明确的时间表;“顶层设计”为各地具体实践预留了科学应变的空间,如补贴标准会有浮动空间,但地方能否严格在范围之内,不使“车轮上的腐败”变为“口袋中的福利”,需要严密监督;车改还涉及庞大固定资产的拍卖处理,如何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车改不滋

生另一种腐败,需要审计跟进;公众广泛关注车改,如何使改革得到公众理解和支持,及时充分的沟通必不可少,公开透明更是必须。总之,让公众显著感觉到公车滥用现象减少了,各级机关的公务交通支出切实降低了,这才算一个成功的车改。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之年。车改的上路,本身就壮大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阵容”。但现如今,几乎已没有哪项改革,不会触动既得利益群体,不会改变既有利益格局。改革之难,随处可见。但无论如何,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改革必须深化,突破利益藩篱的智慧必须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气必不可少。相信,一个成功的车改,能为更多其他重大改革的突破,提供借鉴和基础。

新民随笔 《繁花》和《小时代》

夏琦

金宇澄今天去了香港书展,跟王家卫对话。他的《繁花》这两年在纯文学作品里算是红得很了,但论普及程度,大概不及昨天刚上映的郭敬明的《小时代3》。金宇澄的明星派头,也及不上郭敬明。前两天,在上海开研讨会,天南海北地来了很多学者,也是谈《繁花》。会议间隙,楼道里一道吃吃香烟,怎么看他那头发,都是越来越少的样子。郭敬明一测大概不会愿意守着垃圾桶弹烟灰,二则头发也会梳得更齐整些。

《繁花》同《小时代》勉强能放在一起讲,是因为同说上海的缘故。

“头伸出老虎窗,啊夜,层层叠叠屋顶,‘本滩’的哭腔,霓虹养眼,骨碌碌转光珠,软红十丈,万花如海。”这是《繁花》里的上海。

钻石戒指、皮草搭配礼服、厄瓜多尔玫瑰、“面瘫”或卖萌的帅哥……这是《小时代3》里的上海。虽然电影的逻辑混乱到诡异,但郭敬明的思路其实是清楚的,电影的每一个环节,都让少女们兴奋尖叫,柯震东的每一个特写,都有人喃喃自语,“萌翻了”。

《繁花》讲的是上海,《小时代》讲的是也是上海。这上海,是哪些人的上海,是多少人的上海,有多少真实的上海,有多少意淫的上海,其实都不要紧。王安忆在《长恨歌》开头写上海的弄堂,“形形色色,声色各异”。上海就有一种这样的丰富性,那种让人炫目的丰富的色彩。

如果我们一直从张爱玲的角度来看海派文学,“当代的张爱玲”成为一个夸赞的说法,不见得是一种荣耀。我们都生活在当代,但是当代生活在当代文学中,时常被规避。这跟很多作家很少接触社会现实有关系。评论家王纪人老师有一句狠话,现在有一些作品是坐井不观天。坐井观天,可以看到一方天,每个人描绘出来一方天,拼凑起来,至少可以再现天空的几分神采,但如果坐在井里面,又不看天……有《小时代》大家娱乐一下,无妨,但只有《小时代》的话,多少有点不妙。

企业为啥拒绝政府好意

权威声音

“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我们不需要政府补贴,我们就希望公平。”在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与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看法。

企业家们看起来是拒绝政府的一番好意,其实是担心政府“有形之手”过度干预,会造成行业发展偏离市场的既有轨道,反而造成更多困

扰。比如说,在一些充分竞争行业,政策刺激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使得本该压缩产能的企业不断扩大产能,造成寅吃卯粮的局面。而当政策退出,再遇到海外市场收缩,全行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

政府的干预,对一些行业造成的影响正在修正。而在钢铁、水泥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至今还深深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发展。在这些行业里,政府对其发展起到的主导作用更大,市场矫正机制无法有效发挥,市场信号对产能的调节作用明显失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应

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可以说,改革直指核心问题。

当然,政府并非放弃自身的职责。企业对公平竞争环境的渴望,就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加强作为。产业引导政策是必要的,但是能否尊重市场规律,防止造成要素价格的扭曲,干扰市场,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反复考量的。(黄碧梅 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新民新语

道声珍惜

关尹

结束巴西世界杯近40天的采访,昨晚返回上海。前前后后三十多个小时的旅途,有关飞机的这个话题,接连发生了很多事,很是令人感慨。

从里约取道圣保罗,经多哥首都洛美,再由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回国。就在亚的斯亚贝巴等待转机的凌晨,看到了网络上利比亚首都机场爆发激烈武装冲突、多架飞机被炸毁的画面。漫漫长夜的煎熬,在同行者一句“再苦再累,幸好不是在利比亚转机”的调侃中,也算寻找到一丝安慰感。

没想到,跨入家门后不到三个小时,还来不及入睡,又传来更悲惨的消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MH17航班,在乌克兰境内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

刚刚经历了一次长途国际飞行,对于航班失事,无疑有着最强烈、最深刻的体会。抵达之后,与家人、朋友通电话,他们无一例外会说:平安回家就好,这是最简单,最温暖的问候。无他。

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那些守候的人群中,是一种怎样的无以复加的悲伤。但我知道,他们当中一定有像眺望我和我的同行者一样,期盼儿女回家的父母、丈夫归来的妻子、相约重聚的挚友。他们的愿望也一定再简单不过:平安。

也有不少人抱怨,这一路折腾三十多个小时、数次转机、行李丢失的种种坎坷与麻烦,但在如此多生命瞬间消失的悲剧面前,这些都太渺小,渺小得不值一提。当完整的我们出现在家人、朋友面前,那已是最大的幸福。

从MH370到MH17,短短四个月时间,惨绝人寰的空难接踵而至,万米高空笼罩的阴影令人心寒。在交流频繁、效率至上的今天,飞机已经成为许多人经常选择,或者说不得不选择的方式,类似的悲痛消息却总是一次次撞击善良人们的心灵。

当我敲击键盘的时候,也对自己说:回家真好,平安真好。或许,过去和将来,人生中总有诸多不如意,又何须过多抱怨,其实我们已经获得最宝贵的东西。愿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珍惜生活,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天。



谁在吃『大餐』

北京大学报道道开设六十六点八万元的天价后EMBA培训班,学员有一半是政界人士。北大回应称该班并不招收政府人员。然而,当媒体记者以报名者身份采访时,负责招生的老师仍然表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占比是『一半一半』。究竟是谁在吃这价值近七十万元的奢侈『大餐』? 孙绍波 画

自由谭

当下社会从来不缺乏富有喜感的新闻。这一方面受益于官场的想象力,源源不断为中国娱乐界输送真实的段子,另一方面也拜新媒体所赐,能将极品娱乐推送到公众面前。以至于不断有娱乐桥段追尾,造成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效果。这不,又有新桥段出炉,迅速吸引了网民的眼球。据媒体爆料,佛山有一个奇葩的篮球队,号称“常青篮球队”。这个篮球队除了玩球,同时玩权力。该队球员都有一个身份——副处级以上领导。也就是说,该球队一定得是“处男”才能加入。此“处男”乃处级

“处篮”的门槛

张涛甫

以上成功男士之谓也。据说,之所以设一个门槛,是避免球队“超编”。该球队门槛的确很精,非“处”不进,俨然是权力俱乐部。后来,稍微开了一个门缝,“特批”两名现职正科级干部加入。原因是这两年因为队员年龄偏大,才“特批”两名“当打之年”的正科级干部参加。

佛山常青篮球队真正的用意不在“球”,而在球之外的权力。如果这些“处男”真正对篮球有嗜好的话,又何必非得让权力掺和进来。纯粹

的爱好的,是没必要有权力的加持的。如果让权力掺和到球场上来,这个球就没办法打了。权力的规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我真的很好奇,新晋的正科级官员,在篮球场上如何打球?我估计他们是打不了前锋和中锋的,只能混一个后卫当当。如果是篮球搭台,权力唱戏,那大家不是玩球,而是玩权力的转盘了。若按照权力逻辑玩球的话,那就真的不好玩了。即便把权力作为原始股来玩,也大可不必让游戏权力化。官员们业

余生活应该与权力切割,没必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空间让权力来控场。全身心投入权力,虽然“纯粹”得可以,但实在可怕。毕竟,官员的权力场域是在公共空间里的,如果私人空间也被权力占领了,这种权力变质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此,我还是建议“处男”们不必较真,把私人空间让权力来占领。没必要玩得那么累。玩球就开开心心地玩球,想一心追逐权力也没人拦着你。不必在手中拿球的时候,脑子里还在盘旋在官场上怎样“带球过人”。“处男”们没必要老谋深算。人生苦短,权力苦短,人生是长线。没必要在短线上耗费过多体力和心力。权力不可能“常青”,这是常识。